

那么那么

遥远的青春

蓝石 著

著名歌手 许巍 隆重推荐

一段关于青春与情义的故事

一次关于自由与初恋的追忆

青涩少年，残酷成长，刻骨柔情，永不消逝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那么那么遥远的青春

蓝石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么那么遥远的青春 / 蓝石著. —北京:
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2. 5

ISBN 978 - 7 - 5039 - 5362 - 0

I. ①那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1474 号

那么那么遥远的青春

著 者 蓝 石

责任编辑 潘 艳

装帧设计 刘玲子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
(010) 84057691—84057699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
(010) 84057690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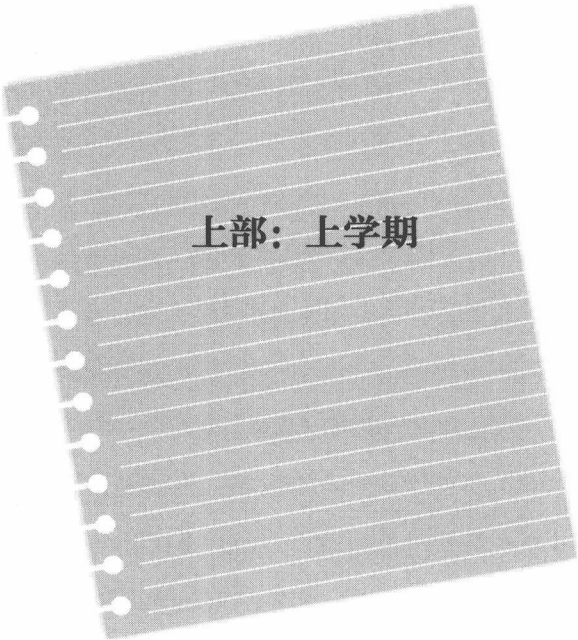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9.25

字 数 18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5362 - 0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，随时调换。



上部：上学期

校园里静悄悄的。

晨曦的薄雾中，一个细细长长的少年在空旷的篮球场两端，像只欣喜的小鹿不知疲倦地来回奔跑、跳跃着。他身上那件印有10号的红色跨栏背心已经洗得几近于白，后背上的两个洞，如他光洁的脸上两颗青春痘一样醒目。

篮板漆皮斑驳，木板的接缝处也有些松动，球投上去，发出沉闷、破碎的声响。篮网早已被人撕成了破抹布，但少年不以为意，仍然兴致勃勃。有时，他兴奋地将球从中场高高抛向空中，然后紧跑几步，双手抓住球，一步，两步，之后高高跃起，手腕轻轻一抖，球就乖乖地进了篮筐。有时，他背对篮筐，单手运球，只见他猛地后撤一步，空中半转体，篮球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，空心入网。有时，他聚精会神地站在罚球线上，一次次将球投向篮筐，十中八九。

清风微拂，天光大亮。操场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少年面色潮红，排骨似的小胸脯剧烈地起伏着。他把篮球抱在胸前，腾出一只手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匆匆抹一把，然后，心满意足地向前，

教工食堂外的自来水管走去。少年把水龙头拧到最大，嘴巴贪婪地探过去，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凉水，又开始摇着脑袋冲头。过了会儿，他浑身湿淋淋地斜挎书包，夹着篮球，跟随嘈杂、混乱的人流涌进教学楼。

这个少年——叫楚光。

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，九年级二班的教室里乱哄哄的。毕竟一个假期不见了，大家都显得有些生疏也有些亲切，彼此间打招呼时脸上挂着兴奋、夸张的表情。

同学之间交头接耳，纷纷猜测，这个学期会是哪个老师来当二班的班主任。八年级的期末，就有人说张老师怀孕了，下学期可能要调到校团委去。果然，大家发现平日里干干巴巴的张老师面色有了红润的光泽，整个人看上去像一根晒干的胡萝卜在清水中浸泡后的样子，水灵灵、鲜嫩嫩的，充满活力。虽然，那个年代，每个人的衣裳都是上下一边粗的桶状，谁都无法亲眼目睹张老师隆起的小腹，但从张老师讲课时一大截粉笔掉在地上，都懒得弯腰捡一下的举动，学生们还是感受到了她的异样。暑假期间，张老师既没有像往常一样频繁地家访，返校日也破天荒地连个人影都没露。

九年级二班的学生没有人喜欢张老师，她太严厉了。张老师绷起脸来，整个班上就像刚刚死了人一样寂静，所有人大气不敢出，只能闭紧嘴巴用鼻子喘气，脸憋得通红，像长跑运动员。

上课铃声响过第二遍，教室的门吱吱嘎嘎地轻声推开了，张老师故意在门前调皮地探了探头，然后才摇晃着两条粗黑的麻花辫一蹦一跳地走上讲台，像个玩高兴了的孩子。这么说，是因为张老师很年轻，也就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偶尔活泼一下纯属天性使然。按时下的话说，她还是女孩子。身材矮小但挺拔如松的张老师往讲台前一站，就重又恢复了她往日的威严。全班同学条件反射般挺胸抬头，身体坐得笔直，目视前方，神经绷得紧紧的。

张老师用她犀利如锥的目光巡视了一圈已经安静下来的学生，突然噗嗤一声，美滋滋地笑了，是那种刻意的平易近人的笑。就像那个年代的人在照相馆照相时定格的表情，脸上的肌肉紧绷着，只有嘴角使劲向两边咧着，怎么看怎么假。

好在张老师终于开口说话了。

“没想到吧，今年我还是你们的班主任。我知道，有些同学不希望我继续教这个班，盼着我早点走，可我偏不走。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”张老师孩子似的得意地摇摇头，用一只手看似不经意地抻了抻白衬衣的前襟。学生们发现经过一个暑假，张老师的肚子非但没有隆起的迹象，反而比以前更加干瘪、消瘦了，“好了，咱们闲话少说，我给大家介绍两位新同学。”张老师快步走下讲台，拉开房门。

进来的是一男一女。男生个头不高，但很强壮，一头黑发又粗又密，不服管束地根根直立，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向上牵引着。他的身体倚靠在斑驳的墙壁上，歪着的头望向天花板，一副爱谁谁的傲慢

模样。他肩上的书包只有薄薄的两片。女生文静白皙，嘴唇紧闭，仿佛她喘一口气都会在整个教室里掀起一阵巨大的风暴。张老师只介绍了男生的名字“陈彬”，就安排他在前排的空座位坐下了。

“这位女同学叫臧玲。”张老师顿了一下，“谁知道‘臧’字怎么写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“我猜你们就不会。”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“臧”字，“这个‘臧’字是善和好的意思，也是姓氏。以后如果你们碰到谁姓‘臧’，那就是这个‘臧’字了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听——明——白——了。”回答声整齐划一。男同学的声音尤其响亮。这是对张老师问话的积极回应，同时，也是一种变相的对臧玲同学的欢迎之举。

班里只有最后一排的张芹的课桌旁还有个空座位。“你，暂时先坐那儿吧。”张老师有些不忍心似的说，还特意强调了“暂时”。

臧玲刚坐下，班里就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哄笑声，还有人嫌不够热闹，又是敲桌子又是跺脚。臧玲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张芹一眼，张芹的脸刷地红了。不知道谁在下面悄声嘀咕了一句，“她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。”

又是一阵前仰后合的哄堂大笑。

张老师用黑板擦敲了敲讲桌，大家这才打起精神，重新坐正歪斜的身子。

“你叫楚光吧。”楚光刚从臭气熏天的厕所里逃出来，陈彬漫不经

心地抬起一只手臂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楚光怔怔地点点头，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我看你面熟嘛。你是不是跟老王头，王大胡子学过武术？小时候。”

是有这么回事，但如果陈彬不提楚光早都忘了。那时候他多大？七岁还是八岁？

“你也跟王大爷学过武术？”楚光对他没有一点印象。

“那当然，咱俩是前后脚拜老王头为师的，不然我怎么会认识你。我可是你的师哥呢。”他拍了拍楚光瘦削的肩膀，“你一点没变，还是像根麻秆似的。记得老王头那时候总夸你前途远大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。你后来咋不练了呢？”

“我，我脚受伤了。”楚光有些难为情地说。

“瘸腿——，过来。”邹记在不远处大声叫楚光，但更像是命令。他和高国庆、李四伟、赵桐几个同学正躲在楼角的阴影下鬼鬼祟祟地抽烟。

楚光明白邹记的意思。他不想让楚光跟新同学说话，同时，也想在新同学面前抖抖威风。

楚光的身体别扭地摇晃了几下，好像有虱子在咬他。但楚光没有像平时那样，马上屁颠屁颠地跑过去，他不想被身边这个刚认识的师哥瞧不起。陈彬目光平静地看着楚光，嘴角歪斜着向右一撇，朝一绺半长不长的额发，吹出一口气。

“瘸腿，我叫你呢，你还敢假装听不见。”邹记双手插兜，迈着

他的外八字脚走过来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给楚光一个“扁踹”。楚光一侧身，躲开了。邹记用力过猛，脚掌踹在了厕所砖墙的棱角上。“哎哟哎哟，你他妈的大扯了。”邹记龇牙咧嘴地弯腰揉搓着脚踝。他万万没有想到楚光敢躲。

“瘸腿，站好了，让我好好踹一脚，不然我今天跟你没完。”邹记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，一瘸一拐地走过来。

“你才是瘸腿呢。”楚光不知从哪里生出的勇气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从厕所里出来的人都笑了。陈彬笑得最响亮，“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”笑得像样板戏里的拖腔。很明显，他不是被楚光的话逗笑的，而是在故意向邹记挑衅呢。

邹记恼怒地把头转向陈彬，陈彬面无表情，冷冷的目光毫不示弱地迎过去，同时，嘴角又习惯地向上翘翘着吹出一口气。邹记的眼神开始变得躲闪。

邹记趁楚光不备，一个“电炮”打过来，楚光一猫腰，双手触地，一个扫荡腿，邹记的身体横着拍到地上，掀起一阵尘土。扫荡腿是练武术人的基本功，而练武术犹如骑自行车，同属记忆运动，是一种本能的反应。

“漂亮——”陈彬赞赏地大叫一声，然后用肩膀拱拱楚光，摆摆头，示意他再接再厉。

楚光使劲咽了口吐沫，没动。他感到心跳加速，攥紧的拳头在颤抖。

邹记从地上爬起来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像是马上就要大哭一场的可怜相。楚光从未想过外表强悍、平时总是欺负人的邹记会如此不堪一击。

上课铃响了。

“操你妈，瘸腿，你等着，咱俩中午放学单掐。”邹记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像个娘们似的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之间打招呼。

“操你妈，趴鼻子，谁怕你咋地。”邹记的鼻梁子矮趴趴的，两只黑窟窿似的鼻孔像是直接长在脸上，没有任何过渡。长这么大，这是楚光第一次叫他的外号。平时班里只有几个人敢这么叫。

中午放学时，陈彬走在楚光身边，主动把他的书包摘下来，斜挎在自己肩上。这样，陈彬的书包和楚光的书包一左一右在他的胸前打了个十字叉，像电影里挎着双匣子枪的武工队长。“别怕，有我呢。”陈彬好像猜透了楚光既紧张又害怕的心理。

当他俩走到区中心医院“太平房”的路口时，道路两侧已经被堵得死死的。放学的学生像夹道欢迎外宾一样簇拥着他俩，热情洋溢，欢天喜地地自动闪出一条路来。还有人爬到树上，围墙上也坐满了等着看热闹的人。

这条路是附近几所中学的学生单掐或打群架的首选之地。原因是楚光所在的153中学，附近的12中学、151中学离这里都有一定的距离，但又不算远，属于“三不管”地带。道路不宽不窄，易于施展拳

脚，保密性强，同时也易于观众围观，正合适。

太平房这条街隔三差五就有人打架，有时是单掐，有时是班与班，甚至还有校与校之间浩浩荡荡、场面宏大的群架。偶尔，同一天有几拨人不约而同地约在这里过招。那年头，人打架打得“干净”，讲究先来后到，谁先到谁先打。这拨打完，再上一拨接着打。可谓秩序井然，先礼后兵。

有些一听打架后脑勺都能乐开花的好事者，中午或傍晚放学，第一件事就是跟人打听一会儿太平房是否有人打架，只要有，他们宁可家不回，饭不吃，也要率先抢占有利地形，给自己找个好位置。有些家远的人事先听说有人要打架，放了学到茶炉房拎起饭盒就往太平房跑，然后，骑在墙上，边狼吞虎咽边津津有味地看热闹，两不耽误。所以，太平房这条街一有人打架，两侧的墙头上就坐满了黑压压的兴致勃勃的人。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。有一次打群架，一个学生被对方当场用三角刮刀捅死，直接被人送进了太平房。倒是省事。据说，这也是人们选择在太平房附近打架的原因之一。

楚光和陈彬站在一侧，邹记和高国庆、李四伟、赵桐几个叼着烟站在另一侧，中间是块空场。有人张开双臂，高声叫喊，主动维持秩序，“往后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别崩满身血。”这种场面很像古罗马的角斗场，唯一缺少的是视野开阔的阶梯式看台。

邹记从书包里抽出把明晃晃的菜刀，嘴里边骂着“操你妈”边要往上冲。陈彬上前一步挡在楚光身前，一只手抓住邹记的手腕，“我

操，玩埋汰地，懂规矩不，单掐不许动家伙什儿。知道不？”

“你松开，我今天非砍死他不可。”邹记虚张声势地说。

“你他妈给我松开，跟谁说话呢。”陈彬使劲一拧，邹记手里的菜刀当啷一声掉到地上。陈彬歪斜着嘴角，向上使劲吹出一口气，他那半长不长的额发像被风吹动的窗帘，急速地抖动了几下。他的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充满挑衅和嘲讽。

邹记回头看看高国庆、李四伟和赵桐，三个人叼着烟，没有任何表示，好像他们只是普通的看客。

邹记摘下书包，往地上一摔，但他并没有马上扑过来，而是气势汹汹地瞪着楚光。楚光有些心虚地避开他的目光，紧紧盯着自己的脚面，好像他那双普普通通的小白鞋真的有什么好看似的。尽管，楚光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无路可退，但他还是心有余悸，没有拼死一搏的勇气。

邹记向前一步，两人几乎脸对脸，胸贴胸，像职业拳击手开战前的对视。楚光没打过架，不知道面对这种情形该怎么办。邹记嘴巴里呼出的热气，像一阵阵席卷的热浪，吹得楚光汗水滴答直流。他屏住呼吸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紧张的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邹记稍稍仰头望着他，楚光下意识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一口痰在他的喉咙里滚来滚去，可他就是没有力气咽不下。

突然，邹记一个仰头，脑袋重重地撞向楚光的下颚。“仰头”相当于冷兵器中的匕首，最适合近距离交战，尤其是在对方游移不定、

神思恍惚的时候。楚光翘起着向后倒退了几步，好在他并没有摔倒。邹记嗷嗷怪叫着冲上来，还想如法炮制。楚光好像被他的这个仰头撞清醒了，一侧身，顺势用胳膊夹住邹记的脖子，另一只拳头雨点般胡乱地砸向他的脸。邹记奋力挣脱，见无济于事，脚下一绊，两人同时摔倒在地。楚光抓住邹记的头发，使劲一薅，拽下来邹记满满一大把头发。两个人在地上打了几个滚之后，楚光骑到了邹记的身上，抡起拳头一挥，不偏不倚正打在邹记的趴鼻子上。顿时，邹记血花飞溅，迸得楚光浑身上下哪哪都是。

邹记双眼紧闭，他好像被自己的血吓住了，两只手无助地空中抓来挠去，他不是还在还击，而是像溺水者在寻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楚光再次举起染红的拳头晃了晃，却犹豫着停在了空中。“打呀！打呀！”围观的人急得上蹿下跳，好像他们下了重金赌注似的。陈彬怒其不争地在旁边挥舞着手臂，冲楚光做了几个摆拳的动作。

楚光的手臂突然垂下来，薅住邹记的两条胳膊，死死地压在自己的膝盖下。邹记不动了，脖子一歪，像条垂死的鱼，大口大口地吐着红白混杂的泡沫。

“你服不服？”楚光的声音弱弱的，像是在跟他商量。

“服你妈个逼。”邹记鼻孔的血越流越多，好像他随时都可能昏死过去，一命呜呼。

楚光害怕了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如果他现在动手，邹记就像一个死靶子，想打左脸就打左脸，想打右脸就打右脸。楚光多么

想他能小小地说一声“服了”，然后自己把他拽起来，为他擦干净脸上的血迹，像两个偶尔斗气的好兄弟，手拉手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两人就这么僵持着。这时，楚光不知为什么，突然莫名其妙地哭了。他的肩胛骨一耸一耸的，哭得很伤心，仿佛他受了天大委屈似的。他的样子一定很难看。楚光当然不想哭，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到邹记流血的脸颊上，黏稠、殷红的血液稀释了，变成更为恐怖的鲜红色，面积越阔越大，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。楚光被邹记那张扭曲的脸吓得不知所措，只能把求救的目光投向陈彬。

陈彬颇不情愿地伸出一只手拉他起来。高国庆他们几个也上前去拉邹记。邹记隔着人，挥舞着拳头张牙舞爪地往前冲，但他只是虚张声势，身体拧了拧，就原地不动了。

众人依依不舍，叹息连连，感觉很不过瘾。

“你刚才哭什么？”陈彬不解地问。

楚光不好意思地咧咧嘴，从陈彬身上摘下书包，没说话。

楚光的下嘴唇破了，舌头也被邹记的“铁头功”垫肿了，难看得像一只厚厚的棉鞋垫。他站在家里的大立柜镜子前，完全没有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的喜悦。楚光忧心忡忡。镜子里的他脸色苍白，惊魂未定，两个被他挤了又挤的青春痘红得耀眼、醒目。楚光想让自己的表情看上去凶悍一些，威严一些。楚光锁眉、瞪眼、撇嘴、板起面孔。

但遗憾的是，他装出来的样子，显得很滑稽，像个刚刚在舞台上演砸了的小丑。

他不知道今天的这一仗算不算完，明天邹记还会不会接着找他单掐。如果邹记像个滚刀肉似的没完没了，或者，哪天从背后抽冷子给他一菜刀，怎么办？楚光越想越害怕。如果当初他叫我“瘸腿”，我像往常一样屁颠屁颠地跑过去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我干吗非要在陈彬这个新同学面前逞强呢？就因为他说我练过武术？这么些年，我不都是老实巴交过来的吗？唉——我这是何苦呢。楚光长叹一声，仰躺在炕上。要不，明天让他当着众人揍我一顿，解解气？可是他以后要是变本加厉地欺负我呢？那往后的日子岂不是更难熬。楚光越想越烦，他既盼望明天快快来临，把他和邹记的事情一了百了，又希望时间停滞在今天，让这件事情永无休止地拖延下去。从小到大，楚光的性格总是游移在懦弱与勇敢之间，游移在柔弱与刚毅之间，显得矛盾重重。他既想像个英雄那样，冲锋陷阵，又因惧怕承担后果而胆战心惊。

吃晚饭时，楚光爸盘腿坐在炕上，丝丝拉拉地小口抿着他的“老龙口”。老楚每晚下班都要喝上一杯。不多，一两半。多一口不喝，少一口不干。

“你的嘴唇怎么了？”酒喝到一半，老楚才想起来问。

“打篮球撞的。”楚光故意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你说你，图什么玩意，今天嘴唇撞破了，明天手指头戳了，后